



闻桂

◎宋继高

一阵小风吹来,飘来桂花特有的芬芳。啊,似乎在一夜之间,桂花开了。

我知道,园子里生长着五棵桂花树,较大的有三棵,一棵粗壮伟岸,一棵瘦高羸弱,还有一棵生长在枇杷树下,很少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。这香味是从哪棵树上飘出来的呢?我循着香味走向桂树,一看,粗壮的一棵已开满桂花,另一棵呢虽瘦弱了一点,同样也顽强地盛开了,花束虽没有另一棵那么浓密,但仔细闻闻,其香也是一样的。

一年一度,桂花开了。进入十月,好像碧螺春的清香还没有散去,白玉枇杷的鲜甜还在舌尖上流连,大闸蟹的黄红就直逼眼前了,时间过得真快啊!

生命进入五十岁之后,就一直觉得日子过得飞快,不打眼,一天过去了,不打眼,春天走了,夏天来了,好像还没有来得及痛痛快快地出一身汗,荷塘里盛开的荷花谢了,荷叶开始泛黄,秋天又来了,这桂花的芬芳还没散尽,冬天又快到了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子女大了,孙辈们上大学了,我们也追随着岁月向前赶,经历过许多回的难以忘怀。

此刻,我坐在桂花树下,看月亮在云中穿行,清辉洒向大地,无声无息。据说,月亮上也生长着桂树,叫月桂,有吴刚和嫦娥,还有玉兔和银蛇。

月亮上的桂树高达五百丈,汉朝时,有个叫吴刚的人醉心于仙道而不专心正道,惹得天帝震怒,把他收到月宫,令他在月宫伐桂树,并告诉他,你若砍倒桂树,就可获得仙术。吴刚便开始日复一日地伐桂,但每砍一斧,被砍的地方马上愈合,任他怎么砍,总砍不倒这棵树,因而后世的人得以见到吴刚在月中无休无止砍伐月桂的身影。每当明月高挂,那月中的光影,便是吴刚在砍伐桂树的影子。

这故事居然有好几个版本,亿万年过去了,这神话颠来倒去所说的无非就是:月亮上长了一棵大树,叫月桂,玉皇大帝也好,炎帝也好,为了处罚犯了天条的吴刚,便命他去伐桂,若能把月桂砍倒了,他就可以取到仙术,亦能与嫦娥相会。可那棵神奇的月桂树砍来砍去,就是砍不倒。所以,我们就永远能看见月亮上的光影,那是吴刚领着孩子带着玉兔,挥

斧砍树呢!而我们人间呢,每临桂花盛开,馨香四溢,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咏叹,留下许多不朽华章——

唐代王建的《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》: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。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这首诗很优美,“中庭地白树栖鸦,冷露无声湿桂花”,如诗如画,如痴如醉。团圆之夜,望月思人,令人思绪万千,婉转动人。

宋朝李清照的《鹧鸪天 桂花》:“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梅定妒,菊应羞,画阑开处冠中秋。骚人可煞无情思,何事当年不见收。”这是一首桂花赞词,堪称“桂花诗词”的压卷之作。“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”更是给予桂花极高评价,成为咏颂桂花的千古佳句。

再来说说我与桂花的故事吧。

那年,我18岁,进入秋季,部队一年一度的野营拉练开始了。我所在的部队按训练计划,开进了皖南的万山丛中,训练潜伏偷袭科目。

一天,训练结束后,我们来到一个名叫八家渡的山村,这个山村比较偏僻,加之交通不便,山民们很少走出大山。这里当年闹过红军,我们的到来,上了年纪的人都在说,当年的红军回来了,乡亲们还燃起了鞭炮欢迎队伍进村。

山村沸腾了!孩子们更是像过年似的欢天喜地,奔走相告,成群结队出来看我们。我腰间的武装带上别着两把手枪,引来了许多孩子的好奇,胆小的只是远远望着,胆大的竟敢走到我跟前,伸出小手,闪电般触摸一下手枪套,又闪电般缩回,继续他们的叽叽喳喳,并冲我不断地做鬼脸。这时,不远处,我发现一个女孩子,正静静地看着我们,等孩子散开点,小姑娘走上前来对我说:“解放军小哥哥,住到我家去吧,我家已腾好房子,稻草也铺好了。”我看向这个女孩,十五六岁的模样,一条辫子垂在脑后,书包斜挎着,清纯、秀气,微黑的脸颊上泛着红晕。我的心跳不禁加快起来。我告诉她,后勤部门已经定好了房子,我们自己不可以自作安排。小姑娘默默点点头,理了理衣角,走了。

说来也巧,晚饭后,后勤助理把首长和我所在的警通班带到一户人

家,队伍整好后,后勤助理以军人特有的礼节向首长立正敬礼:“报告首长,这里是你们今晚宿营的地方,这是一个老红军之家,家里的主人是老共产党员。请指示!”首长说,很好!这时,我看到,傍晚打过照面的那个女孩正站在屋檐下看着我们呢。队伍散开后,那女孩跑过来对我说:“解放军小哥哥,这就是我的家,我就知道你们今晚住到我家来。”我问,你怎么知道的?她说:“我家是老红军之家,哪有解放军不爱老红军的。”

我们是十月中旬开始野营训练的,农历八月,正是桂花盛开的时候,八家渡的山坡上栽有许多桂花树,香飘四溢,沁人心脾。

两天中,我们忙于军事训练,偶见小姑娘采回一包包桂花,摊晒在一张很大的塑料薄膜上,看上去一地金黄。

野营拉练很快就结束了,我们回到了驻地。

几天来,空气中似乎还能闻到桂花的香味,我们营地没有桂花树,我知道,这桂花的香味,来自大脑皮层的记忆。

一周之后的一天中午,值班室打来电话找我,说是有一个女孩子给我送了东西,让我去拿。我急急赶到值班室,值班员从里间拿出一只枕头模样的东西对我说,这是野营拉练所住山村的那个小姑娘送来的,是一只桂花枕,说是送给你做个纪念。我急急地问,她人呢?值班员说,她走了,给你留了一封信,你看看。

我接过值班员递来的一张纸,明显是从作业本子上裁下来的,上面用铅笔写道:“解放军小叔叔(由哥哥改称为叔叔),今天我特地给你送来一只枕头,里面所装的全部是我亲手采摘的桂花,已经晒干了,你枕着,夜夜都可以闻到桂花清香。我走了,我还要翻好几座山,晚了,山上有野兽,我要赶在太阳未落之前回到家。我就不等你了,叔叔,再见!”1972年10月19日。

直至今今天,我也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、后来嫁到了哪里、现在的生活又过得怎么样。想来,她也应有六十七八岁了。只是,每年八月桂花飘香的时节,我便会想到那只桂花枕,想起那封信,想起那张胖乎乎的稚气未脱的脸……

心窗
片羽

记载百姓冷暖的小本本

◎张利民

古老的运盐河流淌到余西、二甲地界,不经意间在这里向南伸了个腰,与由南向北的通甲河交汇,里下河地区的稻米、河藕、水芹、茨菰等农产品,与本地的棉纱、元麦、玉米、土布、薄荷油等农副产品在这里交易。于是,通东地区的商贸重镇应运而生。聚集了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人来此淘金。五方杂处,市面繁荣,各式人等,脾性不一。我的哥哥纪汉臣生于斯。

哥哥和我并非亲兄弟,但胜似手足。

哥哥和他的弟弟自幼由寡母拉扯成人,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。若没有亲戚、邻里和母亲同事的帮助,不用说上大学,能读完小学就已经不错了。哥哥从小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体谅母亲,爱护弟弟,尤其读书一级不落地读到南京大学。他长期扎根基层一线,与百姓打成一片。到了南通市领导机关工作后,他依然保持百姓缘,情牵故里。

上学、看病、工作是平民百姓的三大诉求,牵动着每一个家庭。他忘不了故乡百姓的养育之恩,力所能及帮助百姓解决急难愁盼。他经常到坊间访贫问苦,大事小事密密麻麻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。梳理后能办的立马办,不能办的耐心解释。对找上门的乡亲,他总能满面春风。来求医的,他亲自跑医院。在他的记载本上,办成了一件用红笔一抹,未办成的做好记号,确实不能办的还要写下缘由。他将心比心,宁可舍弃休息,也要为乡亲们办事。

哥哥的母亲王淑娟是我母亲生前好友,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们姐仨要向他学习。“文革”期间没什么可学,父亲就教我们背针灸穴位和十二针灸歌诀,母亲从小培养我们为隔壁军嫂家淘米、洗菜、打水等。1985年来南通工作后,深受哥哥助人为乐的鼓舞和激励,我加入了江海志愿者行列,成为第14号江海志愿者。经数十年努力,我被评为南通首届“十佳江海志愿者”、南通市劳动模范、江苏好人,获得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等荣誉。哥哥退休后尤其患病期间还无微不至关心我和我的家庭,并叮嘱我要多做好事善事。

运盐河的水仍在流淌,哥哥的善行善举仍在家乡人民中口口相传。假如哥哥在天有灵,请哥哥乘着运盐河水向东缓缓前行,到了五福桥向南拐个弯,接受家乡人民对你的敬拜……

浅秋
◎李斌

芬芳
一叶